

# 冰心文集



中国现代才女经典文丛

ZHONGGUOXIANDAI CAI NUVJINGDIAN WENCONG



这些特别的女性，在男人做为主宰的社会里并没有刻意去追求更多的个人享受，

但她们，用自己的笔，刻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

那是女人的“味”，那是个性的“香”，

那是精神的“美”，那是智慧的“光”！

北京燕山出版社

# 冰 心 文 集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冰心文集 / 冰心著; 刘亚铁选编.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8.2

(中国现代才女经典文丛 / 傅光明主编)

ISBN 7-5402-1091-5

I. 冰… II. ①冰…②刘…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9375 号

责任编辑: 颜俊华

封面设计: 谭雄军

版式设计: 杨 玲

责任印制: 马洪波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安里 3 号 100031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滨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本 13.125 印张 300 千字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19.00 元

## “中国现代才女经典文丛”总序

傅光明

作家们的创作动机，恰如陈西滢先生所说，“非常混杂”，“也许是心有所感，不得不写下来；也许是好名，也许是想换夜饭来，也许是博得爱人的一粲。”而这里的八位现代女作家，却无一例外均属“心有所感”型，情动于衷，不得不写下来。

女性小说的崛起始自“五四”那个大变革的时代，变革当然主要来自男权社会的呼吁和行动，因为女性生活才刚在那个变革漩涡里开始拓展，还不足以构成推动历史的主要力量。但就像地球板块间的运动，一个空间的拓展意味着对其他空间的挤压。这些活生生的碰撞和冲击在敏感的女性内心所激起的波澜，实在不亚于一场火山喷发。生活给了她们比先辈们更多的欢乐和痛苦，也在中国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赐予她们将这些感受表达出来的机会。社会开始关注女性在这场变革中的际遇，新文学刊物接纳了她们，读者因为她们是女性而更愿意关注这些作品。

一切外部条件都在不知不觉中成熟了，只剩下一个问题：中国女性是否具有文学的禀赋，用最恰当的形式表现她们独特的情感世界。

这已经是发生在本世纪前半叶的事情，世纪回眸，再来读这批女作家的作品，是否会觉到从箱底翻出老祖母衣物展览

一样过时呢？我相信答案是否定的。读者的心情也一定是和我一样。七八十年在文学史上是极短的一瞬，但对评估作家作品的价值却足够了。二十年代冰心的诗意抒情，庐隐的悲愁哀怨，苏雪林的清爽道劲，凌叔华的疏朗飘逸，以及石评梅的豪情壮怀，再到三十年代萧红的凄切忧婉，丁玲的敏锐犀利，从没被后代的女作家们所淹没。相反，随着时代的流转，她们的作品更像那陈年的佳酿，芳香四溢，滋味醇厚，显示出种种当今女作家们所不具有的感人魅力。这也是那一代女作家被奉为才女的原因所在。

说到中国的才女，人们会自然联想到古代的班昭、蔡文姬、李清照，但与男性文人相比，她们的数量实在少得可怜。即便现代才女，数量相对集中，且有的还被批评家冠以某某派，也难与同时代的男作家比肩。

近代以来，关于女子是否适于文学创作，大体有三种意见：“不适于”、“最宜于”和“亦宜于”。有学者认为“妇人的缺点，在生理上是有一期间会失却理性的调节而被支配于盲目的感情的歇斯底理，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妇人，也会带着生理的事实。因为这种情形的多，遂致偏于感情的，而理性的发育不健全……因为有了这样的弱点，所以一部分的描写能够非常细腻，而且能够下极敏锐的观察，但全体的观察和思量却非常缺乏，……妇人既偏于感情的，所以大概短于思索和批评，不愿推理的运用头脑，妇人的作物，所以富于情绪的分分子而缺少思想的暗示。”不用说，这是一种短见。

现代女作家的写作成长几乎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同步，也便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范本。古代作品又被“五四”的激烈变革封入“老古玩店”。以语言文字，谋篇布局，到表现内容，她们都必须同男作家们一样重新探索。没有比形式和内容的创新更能刺激一个作家的创作欲望了。

当一个女性认识到自己的体验具有文学价值，而必须创造词汇尽情把它们表达完美时，她们的内心该处于一种何等美妙的状态。这些词汇在汉语词典上也许没有规范的解释，但一经才女们的手，这些词汇组构的文学作品才成了独特和不可替代的。

闻一多先生曾说，诗歌创作犹如带着镣铐跳舞。其实，这个比喻适用于诗歌以外的其他文学形式。任何体裁的创作都像舞者一定规范束缚下表达自我。失去了对束缚的度的把握，任何内容都会变得没有艺术价值。现代才女们凭着天赋从一拿起笔就对此有深刻的自觉。她们大都从写小说开始创作，其作品与古代话本、章回小说和欧美源于叙述故事的小说截然不同。尽管中国古代文化和欧美文明滋养了现代才女的才华，但她们非常清楚自我的独特性，因而不会延袭任何一种类型。她们的独特之一便是东方女性的生命形态和诗化情怀，她们的小说无不浸淫着诗意，无论是活泼明朗的抒写，还是若隐若现的伤怀。因此，她们的小说，多带有散文化特征，也许说兼有小说的精细细致和散文的闲散冲淡更准确。

“五四”所带来的动荡和冲击，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思考许多根深蒂固的旧有观念，对女性的态度尤其如此。虽然凭了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仍很盛行，自由恋爱已得到认可；大多数女性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但知识女性开始受到上层社会的欢迎；宗法制度压制女性表达独立的愿望，要求女权解放、个性独立的反抗正赢得广泛的支持。这些相互矛盾的现象使一批正处在青春期的少女有了与前辈人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她们一方面尊重自己的情感，把母爱、情爱、性爱和对自然乃至万物之爱，作为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一方面随时准备为捍卫情感牺牲青春、家庭以至生命。当然，从思索到行动，每个女性的感受程度、表达方式不尽相同，有激烈者，如庐隐、萧红、丁玲；

有温婉者，如冰心、凌叔华；有趋于保守者，如苏雪林。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忠实自我，绝不为任何其他的理由，哪怕是高尚的理由，而掩饰、扭曲真实的感情。这一点就是同时代许多男作家都不能做到。

由于在叙述语言、题材形式和思想内涵上勇于探索，现代才女们成为中国女性文学的真正拓荒者，并泽被着一代又一代的后继者，从张爱玲、苏青、梅娘、林海音、张秀亚、茹志鹃、张抗抗、王安忆、铁凝，以至陈染、林白、须兰等。

对女性文学常有两种误解，一是女性作品常被男批评家们指摘为创作面窄。言外之意，男性作品则创作面宽。若就群体而言，男性作家作品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也即是说涵盖了女性生活。以此推论，女性作家作品只是重复了男性作家的写作或曰淹没于男性话语之中，而没有了存在价值。这当然不对。读者读过她们的作品就会明了。若对个体男性作家而言，则会说男作家的创作比女作家的创作更具广度。这种广度可能指题材的选择、情感的表达以及人物的刻划等。我以为这种说法是在肯定了男性作品作为文学作品成功的重要因素——个性的同时，却抹杀了女性作品个性的存在权利。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百科全书”，他所涉及的题材及生活层面再宽阔，也不可能穷尽世间万物；他表现的感情再具代表性，也仅是其个人的体验；他所表现的人物再丰富，也不过是他个人生活中接触或想象出来的。假设真有位全能的天才作家表现了所有的题材、感情和人物，那么他的叙述方式能囊括所有作家的表现手段吗？绝对不能。文学风格意味着个性，没有个性的作品怎么谈得上艺术性。一个成熟女作家的文学世界与任何一个成熟男作家所描绘的一样都是个性化的展现。

第二个误解是认为开启一代女性文学之风的作品因内容的幼稚和形式的粗糙而影响了其艺术性。这就仿如说原始艺术品

的艺术性比不上后世艺术家的作品。欣赏任何一种艺术都有个认同过程，不同风格的艺术品会由于欣赏对象接受态度的不同而遭到不同的待遇。有的一出笼即红透云天，也许它只是过眼尘烟；有的初遭冷落，但时间这一无情的批评家证明它是真的艺术。真正艺术的美是独特的，也是持久的。民歌美在淡远质朴，神话美在想象得不着边际，童话则美在它的天真无邪。如果总是用一种主义的眼光去审美，许多美的东西反会失去内在的艺术精神。读“五四”后一代才女们的作品也是如此，她们精心塑造的一个个女性人物，反抗宗法社会的层层桎梏，今天的读者已难以想象；她们欲爱不敢，欲恨不得的感情，在今天敢爱敢恨，敢欲敢死的女性面前，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才女们在女性话语里表达出的性爱观念，与陈染、林白们的“超性别意识”相比，已原始得像一片枯叶的标本；她们的话语方式同种种“欲望叙事”、“文本实验”等并陈，已失去了亮丽的光泽。但这绝不意味着她们的作品失去了美。恰恰相反，由于再也回不到那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只有透过她们去领略其实是超越时代的女人的爱欲、自由、理想和痛苦的真实。

我记得有位老学者这样写道：“女性底文学，实在是婉约文学的核心，实在是文学天国里面的一个最美丽的花园，我们只看见许多文人学士在那里做妇人语，我们只看见许多诗人在摇头摆尾地模拟那旖旎的情歌，……这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像的……婉约而温柔的文学，总得女性来做才能更像样，……可不是，无论文人怎样肆力去体会女子的心情，总不如妇女自己所了解的真切；无论文人怎样描写闺怨传神，总不如妇女自己表现自己的恰称。”就女性写女性来看，的确是这样。一个男人是不大能窥透女人生活的某些层面，女人们微妙的心理情感、情欲体验，那份真切、细腻、亲昵到旖旎幽微的滋味，怕是男性作家所难以企及的。



文学的成就不能单以性别论优劣。男人们头脑里女人的文字好像只能是闺阁幽怨，充其量是给霸权的男性话语补白助兴。“五四”一代女作家不再羞答答地躲藏于香阁绣幕下，而是傲然地以与男作家平等的地位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代开拓者。她们的出身门第和才学修养不逊于任何一位男作家。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凌叔华、苏雪林，都出身于宦宦人家、书香门第或已渐破落的旧式家庭。正因此，她们对旧制度、旧家族的抨击反抗，对社会、文化新思潮的认同参与才更猛烈和急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四”才女的第一批创作成果是“问题小说”也就顺理成章，是历史的必然了。

文学是感情的产物，而女性的性格特征，最富于感情，女人写起女人也就更擅长。现代才女们写得最多的是妇女题材，以致有的男批评家愿意把拓展了题材的才女作品说成看不出是女性的写作当成一种奖赏，似乎女作家是专为写女人而生，甚至有简单到把女性写女人的性及其他视为女性写作，把女性写男人的性及其他视为女权写作。世上只有人的文学，却没有男人的文学和女人的文学。事实上，清楚了这再简单不过的一点，一切关于女性主义的文学的锁定便显得毫无意义，说肤浅也可以。

基于这一点，女性文学的真正含义应当是指女性写的文学作品，而非女性写作本身。单把女性文学挑出来示众，倒有文学本该是男性专利的味道，似乎女性文学成了文学的妾。

无论小说、散文，才女们的语言风格多富有抒情性和音乐感，这使她们的作品在承继了古代才女诗、词、曲、赋韵文文学的基础上更把这个传统发扬在了小说和散文创作上。二十年代的冰心、凌叔华如此；到三十年代，丁玲、萧红在情感浓度和抒写张力上都较前深刻强烈，刻划人物也更往心理深层挖掘，但文字的美致韵味依然。及至才惊艳绝的张爱玲，更把女性写作引至一个意象丰富、情韵精微、充满了光华神致的境界，制

造出“张迷”无数，成为许多后继才女们的大圣先师。

感谢北京燕山出版社肯花精力和财力出版这样一套“中国现代才女经典文丛”，这里的“现代”是特指1919—1949年，这段“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历史时期。入选的八位才女主要活动在20世纪的20—30年代，所选作品也基本限定在她们创作的“现代”阶段，因选家多是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代表性毋庸置疑。

由于版权等诸多原因，林徽音、张爱玲、苏青、白薇等未及入选，是个遗憾，只好待将来条件允许，再续选续出。

感谢台湾著名作家林海音先生及其长子夏祖焯先生鼎力相助，解决了文坛常青树百岁老人苏雪林先生，以及旅居美国的谢冰莹先生的版权问题。

拉杂到此，聊作序。

1998年1月10日于景山

中国现代

DAICAINYINGDIANWENCONG

主编/傅光明 选编/李家平

《冰心文集》

《庐隐文集》

《石评梅文集》

《林叔华文集》

《苏雪林文集》

《萧红文集》

《丁玲文集》

《谢冰莹文集》

目 录

小 说

两个家庭 .....	( 1 )
斯人独憔悴 .....	( 10 )
秋雨秋风愁煞人 .....	( 18 )
去国 .....	( 30 )
庄鸿的姊姊 .....	( 41 )
鱼儿 .....	( 46 )
超人 .....	( 49 )
一个不重要的军人 .....	( 56 )
烦闷 .....	( 59 )
悟 .....	( 70 )
分 .....	( 88 )
我们太太的客厅 .....	( 97 )
冬儿姑娘 .....	( 116 )

诗 歌

繁星 .....	( 121 )
春水 .....	( 167 )

散 文

石像 .....	(220)
往事（一） .....	(221)
往事（二） .....	(240)
寄小读者 .....	(266)
山中杂记 .....	(359)
《冰心全集》自序 .....	(372)
新年试笔（一九三四年） .....	(383)
胰皂泡 .....	(385)
默庐试笔 .....	(388)
我的童年 .....	(392)
力构小窗随笔 .....	(397)
无家乐 .....	(404)

## 两个家庭

前两个多月，有一位李博士来到我们学校，演讲“家庭与国家关系”。提到家庭的幸福和苦痛，与男子建设事业能力的影响，又引证许多中西古今的故实，说得痛快淋漓。当下我一面听，一面速记在一个本子上，完了会已到下午四点钟，我就回家去了。

路上车上，我还是看那本笔记。忽然听见有一个小姑娘的声音叫我说：“姐姐！来我们家里坐坐。”抬头一看，已经走到舅母家门口，小表妹也正放学回来；往常我每回到舅母家，必定说一两段故事给她听，所以今天她看见我，一定要拉我进去。我想明天是星期日，今晚可以不预备功课，无妨在这里玩一会儿，就下了车，同她进去。

舅母在屋里做活，看见我进来，就放下针线，拉过一张椅子，叫我坐下。一面笑说：“今天难得你有工夫到这里来，家里的人都好么？功课忙不忙？”我也笑着答应一两句，还没有等到说完，就被小表妹拉到后院里葡萄架底下，叫我和她一同坐在椅子上，要我说故事。我一时实在想不起来，就笑说：“古典都说完了。只有今典你听不听？”她正要回答，忽然听见有小孩子啼哭的声音。我要乱她的注意，就问说：“妹妹！你听谁哭呢？”她回头向隔壁一望说：“是陈家的大宝哭呢，我们看一看去。”就拉我走到竹篱旁边，又指给我看说：“这一个院子就是陈家，那个哭的孩子，就是大宝。”

舅母家和陈家的后院，只隔一个竹篱，本来篱笆上面攀缘着许多扁豆叶子，现在都枯落下来；表妹说是陈家的几个小孩

子，把豆根拔去了，因此只有几片的黄叶子挂在上面，看过去是清清楚楚的。

陈家的后院，对着篱笆，是一所厨房，里面看不清楚，只觉得墙壁被炊烟熏得很黑。外面门口，堆着许多什物，如破瓷盆之类。院子里晾着几件衣服。廊子上有三个老妈子，廊子底下有三个小男孩。不知道他们弟兄为什么打吵，那个大宝哭的很利害，他的两个弟弟也不理他，只管坐在地下，抓土捏小泥人玩耍。那几个老妈子也咕咕啾啾的不知说些什么。表妹悄悄地对我说：“他们老妈子真可笑，各人护着各人的少爷，因此也常常打吵。”

这时候陈太太从屋里出来，挽着一把头发，拖着鞋子，睡眼惺忪，容貌倒还美丽，只是带着十分娇惰的神气。一出来就问大宝说：“你哭什么？”同时那两个老妈子把那两个小男孩抱走，大宝一面指着他们说：“他们欺负我，不许我玩！”陈太太啐了一声：“这一点事也值得这样哭，李妈也不劝一劝！”李妈低着头不知道说些什么，陈太太一面坐下，一面摆手说：“不用说了，横竖你们都是不管事的，我花钱雇你们来作什么，难道是叫你们帮着他们打架么？”说着就从袋里抓出一把铜子给了大宝说：“你拿了去跟李妈上街玩去罢，哭的我心里不耐烦，不许哭了！”大宝接了铜子，擦了眼泪，就跟李妈出去了。

陈太太回头叫王妈，就又一个老妈子，拿着梳头匣子，从屋里出来，替她梳头。当我注意陈太太的时候，表妹忽然笑了，拉我的衣服，小声说：“姐姐！看大宝一手的泥，都抹到脸上去了！”

过一会子，陈太太梳完了头。正在洗脸的时候，听见前面屋里电话的铃响。王妈去接了，出来说：“太太，高家来催了，打牌的客都来齐了。”陈太太一面擦粉，一面说：“你说我就来。”随后也就进去。

我看得忘了神，还只管站着，表妹说：“他们都走了，我们走罢。”我摇手说：“再等一会儿，你不要忙！”

十分钟以后。陈太太打扮的珠围翠绕的出来，走到厨房门口，右手扶在门框上，对厨房里的老妈说：“高家催的紧，我不吃晚饭了，他们都不在家，老爷回来，你告诉一声儿。”说完了就转过前面去。

我正要转身，舅母从前面来了，拿着一把扇子，笑着说：“你们原来在这里，树荫底下比前院凉快。”我答应着，一面一同坐下说些闲话。

忽然听有皮鞋的声音，穿过陈太太屋里，来到后面廊子上。表妹悄声对我说：“这就是陈先生。”只听见陈先生问道：“刘妈，太太呢？”刘妈从厨房里出来说：“太太刚到高家去了。”陈先生半天不言语。过一会儿又问道：“少爷们呢？”刘妈说：“上街玩去了。”陈先生急了，说：“快去叫他们回来。天都黑了还不回家。而且这街市也不是玩的去处。”

刘妈去了半天，不见回来。陈先生在廊子上踱来踱去，微微的叹气，一会子又坐下。点上雪茄，手里拿着报纸，却抬头望天凝神深思。

又过了一会儿，仍不见他们回来，陈先生猛然站起来，扔了雪茄，戴上帽子，拿着手杖径自走了。

表妹笑说：“陈先生又生气走了。昨天陈先生和陈太太拌嘴，说陈太太不象一个当家人，成天里不在家，他们争辩以后，各自走了。他们的李妈说，他们拌嘴不止一次了。”

舅母说：“人家的事情，你管他作什么，小孩子家，不许说人！”表妹笑着说：“谁管他们的事，不过学舌给表姊听听。”舅母说：“陈先生真也特别，陈太太并没有什么大不好的地方，待人很和气，不过年轻贪玩，家政自然就散漫一点，这也是小事，何必常常动气！”



谈了一会儿，我一看表，已经七点半，车还在外面等着，就辞了舅母，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起，梳洗完了，母亲对我说：“自从三哥来到北京，你还没有去看看，昨天上午亚茜来了，请你今天去呢。”——三哥是我的叔伯哥哥，亚茜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三嫂。我在中学的时候，她就在大学第四年级，虽只同学一年，感情很厚，所以叫惯了名字，便不改口。我很愿意去看看他们，午饭以后就坐车去了。

他们住的那条街上很是清静，都是书店和学堂。到了门口，我按了铃，一个老妈出来，很干净伶俐的样子，含笑的问我：“姓什么？找谁？”我还没有答应，亚茜已经从里面出来，我们见面，喜欢的了不得，拉着手一同进去。六年不见，亚茜更显得和蔼静穆了，但是那活泼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

院子里栽了好些花，很长的一条小径，从青草地上穿到台阶底下。上了廊子，就看见苇帘的后面藤椅上，一个小男孩在那里摆积木玩。漆黑的眼睛，绯红的腮颊，不问而知是闻名未曾见面的侄儿小峻了。

亚茜笑说：“小峻，这位是姑姑。”他笑着鞠了一躬，自己觉得很不自在，便回过头去，仍玩他的积木，口中微微的唱歌。进到中间的屋子，窗外绿荫遮满，几张洋式的椅桌，一座钢琴，几件古玩，几盆花草，几张图画和照片，错错落落的点缀得非常静雅。右边一个门开着，里面几张书橱，磊着满满的中西书籍。三哥坐在书桌旁边正写着字，对面的一张椅子，似乎是亚茜坐的。我走了进去，三哥站起来，笑着说：“今天礼拜！”我道：“是的，三哥为何这样忙？”三哥说：“何尝不是忙，不过我同亚茜翻译了一本书，已经快完了，今天闲着，又拿出来消遣。”我低头一看，桌上对面有两本书，一本是原文，一本是三哥口述亚茜笔记的，字迹很草率，也有一两处改抹的痕迹。在桌子